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八年

第**九四五〇**次会议

2023年10月23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主席：	弗朗索瓦·丹内塞先生	(巴西)
成员：	阿尔巴尼亚	霍查先生
	中国	耿爽先生
	厄瓜多尔	佩雷斯·洛塞先生
	法国	布罗德赫斯特·埃斯蒂瓦尔夫人
	加蓬	奥南加夫人
	加纳	奥蓬-恩蒂里女士
	日本	石兼先生
	马耳他	弗雷泽夫人
	莫桑比克	阿丰索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瑞士	豪里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巴斯塔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卡里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伍德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 (1998) 号、第1199 (1998) 号、第1203 (1998) 号、第1239 (1999) 号和第1244 (1999)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S/2023/735)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AB-0601)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 (<http://documents.un.org>) 上重发。

23-31647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 (1998) 号、第1199 (1998) 号、第1203 (1998) 号、第1239 (1999) 号 和 第1244 (1999) 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S/2023/735)

主席 (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女士阁下，并请礼宾官陪同她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女士在陪同下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卡罗琳·齐亚德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维约萨·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3/735，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齐亚德女士发言。

齐亚德女士 (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向安全理事会通报科索沃境内最近主要事态发展。我相信成员们有时间通读过涵盖3月19日至9月18日期间的秘书长报告 (S/2023/735)。我今天发言首先要提请成员们注意9月24日在科索沃北部兹韦钱市巴尼斯卡村附近发生的一起严重安全事件。

当天清晨，在被两辆车堵住的该村入口处，一名科索沃警察被打死，另有两人被打伤。从白天到晚上，

科索沃警察与全副武装人员交火，导致四人死亡和一些人被捕。

科索沃警察缴获了大量车辆、军事装备和武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科索沃特派团) 同国际社会一道明确谴责了这起事件和悲惨的生命损失，呼吁保持克制。至关重要的是，目前进行的调查应提供一个机会，实事求是地记录这些事件，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9月24日发生的重大事件加剧了本已恶化的安全环境，呈现出许多民众存在相互猜疑和矛盾看法的气氛，在科索沃北部以及科索沃其它地方的科索沃塞族社区尤其如此。

在9月24日之前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里，在欧洲联盟 (欧盟) 推动的对话没有取得具体进展的情况下，科索沃北部的政治和安全紧张局势稳步加剧。9月14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高级别会议没有就执行先前协议的顺序达成共识。这再次错失了建设性地参与落实双方今年早些时候在布鲁塞尔和奥赫里德达成的协议中各自承诺的计划的计划的机会。

双方相互提出煽动性的公开指控，破坏了科索沃族群之间以及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政治领导人之间脆弱的沟通渠道。在我与包括市政、宗教、民间社会组织和商界领袖在内的广泛对话者的互动中，我遇到的最常见的情绪是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沮丧和担忧。科索沃全境的紧张局势和焦虑，特别是科索沃塞族族群成员报告的紧张局势和焦虑，因分裂言论和宣传而加剧。民选领导人不应通过针对一个群体的政治信息来煽动紧张局势，而是有责任解决社会所有阶层的安全需要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关切，无论种族、语言或政治背景如何。

科索沃塞族人抵制4月23日在科索沃北部举行的地方选举，他们在那里占人口的多数，诸如此类的这些挫折引发了充分政治代表性的问题；5月29日的可怕暴力事件导致93名驻科索沃部队 (驻科部队) 人员以及平民严重受伤，对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目前的政治僵局及其对人民安全和福祉的影

响,只能通过和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中达成妥协来克服。

冲突降级措施对于缓解紧张局势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和许多人一样希望,10月21日分别在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欧盟和美国主导的会议的结果将使对话回到前进的轨道上来,双方能够坚定地承诺执行冲突降级措施和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这包括双方再次承诺全面执行以前的所有对话协议。因此,建立塞族占多数市镇协会/共同体的工作应与所有其他重要协议一起立即开始,而且不带先决条件。

我们应当铭记,如果不能达成政治妥协,将继续对普通人的福祉产生不利影响,包括影响他们获得基本服务和实现其社会经济潜力的能力。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对话协议执行工作的拖延导致2月协议执行附件中设想的欧盟捐助方会议推迟,而这次会议本来可能吸引大量的经济支持和投资机会。

我们经常在安理会会议上谈到可持续政治协议对人民生活产生影响的积极方式,即使这些协议是有代价的。也许我们很少谈论不能达成协议所带来的更大代价。在这里,我说的是所有族群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塞族人、阿族人还是居住在科索沃不同地区和整个区域的其他人。过去几个月见证的紧张局势、孤立以及对政治领导人解决人民最直接利益和合理不满的能力日益缺乏信任,更糟糕的是,怀有敌意的人诉诸暴力和恐吓,所有这些威胁到通过欧盟推动的对话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需要负责任的领导和妥协,才能回到更有成效的政治进程。

我们知道这样一句格言:没有和平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和平。所有形式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倡议都应受到欢迎并作为优先事项,以便促进更有成效的对话,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和平、繁荣、进步、可持续性和互联互通是9月大会高级别周和上周在地拉那举行的柏林进程首脑会议期间强调的一些主要主题。今天,在本机构,我认

为,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敦促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按照这些主要优先事项采取有目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包括认识到,任何一位领导人或行为者都不能指望单凭一己之力就能克服目前的全球挑战。

我在4月份的发言中(见S/PV.9312)已经指出——今天应该重复这一点——需要与公众就影响他们生计、健康和人权等问题——如土地征用和人员及货物的自由流动,包括跨越行政边界线——进行明确、持续的沟通。法治机构的工作必须植根于人权框架,并应进行明确、公开的解释和沟通,以避免误解,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欢迎科索沃议会通过了一项规范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身份申请程序的法律。我还鼓励当局考虑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在科索沃特派团、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社会团体不断倡导将《残疾人权利公约》写入宪法之后,我们欢迎宪法法院8月1日的决定,这项决定为将关于残疾人权利的国际人权准则纳入科索沃法律框架铺平了道路。

今年是科索沃特派团建立信任议程五周年。尽管在加强基层对话、社会凝聚力和复原力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在过去一年中,环境变得更具挑战性。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定地致力于继续与我们来自科索沃所有族群的伙伴合作,促进人民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这样做可以为接受领导层对话取得进展所必需的艰难但必要的妥协奠定基础。正如六个月前宣布的那样,巴拉巴尔中心是在科索沃特派团和普里什蒂纳市政府支持下成立的——这是最好的伙伴关系。在科索沃使用的两种官方语言即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中,“巴拉巴尔”一词是平等和公平的意思——我们需要平等和公平。该中心是普里什蒂纳市中心的一个安全空间,来自各行各业和所有社区的人们都可以在这里聚会,自由讨论并超越分裂言论。自今年5月成立以来,该中心已组织40多场多族裔活动,这证明即使在充满挑战的时期,把人们聚在一起也是可能的,而且确实是可取的。

为了推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特派团继续支持妇女领导的民间社会组织,并鼓励青年和妇女领导人参与各级决策。我们支持旨在促进妇女积极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进程以及将性别观点纳入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正常化进程的倡议。

我们还将继续支持青年,包括通过每年在科索沃举行的联合国青年大会。第五届青年大会是在今年政治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举行的。尽管如此,来自科索沃各地和本区域的150多名青年领袖聚到一起,并就包括打击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青年决策和制止家庭暴力等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我们感谢联合国科索沃工作队在这方面的密切合作。

特派团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们一道,通过改善法庭基础设施,向来自科索沃各地所有社区的2000多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和代理,并提供口译服务,确保平等诉诸司法。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我谨借此机会赞扬包括科索沃特派团合作伙伴在内的本地行为者、来自科索沃所有社区的坚定男女和青年的顽强精神,尽管面临分裂言论和极其艰难的现实,他们仍然不懈努力,增进了各自社区之间的了解。

鉴于本报告所述期间的不稳定局势,我谨紧迫地重申,科索沃特派团支持欧盟推动的对话。我们致力于支持所有反对零和两极分化、支持妥协与合作的声音。我们将继续我们建立信任的工作,尽管我们经常听到当前信任处于最低水平的说法。但我们的回答曾经是、现在是并且将来仍然是,如果不是现在,那是什么时候?我要再说一遍,我要非常明确地说——对话是唯一的出路。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花一点时间感谢我的一位重要伙伴在科索沃极其困难的时期所作的巨大贡献:即将离任的驻科部队指挥官、意大利的安吉洛·米歇尔·里斯图奇亚少将。在过去一年爆发的几次危机中,他的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还要特别欢迎他的继任者、土耳其的厄兹坎·乌卢塔什少将,我知道,在执

行我们的共同任务时,我们将与他保持同样密切的工作关系。

最后,我要对安理会成员的支持深表感谢。这种支持对于科索沃特派团继续努力帮助确保科索沃全体人民有条件过上和平与正常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齐亚德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发言。

布尔纳比奇女士(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齐亚德女士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关注。

我要一如既往地强调,必须根据《塞尔维亚共和国宪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第1244(1999)号决议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定期客观地报告塞尔维亚共和国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省的局势。我感谢有机会与在座各位和国际公众分享我们对科索沃特派团最新报告(S/2023/735)的看法。

我将尽量避免使用过于官僚的语言,并以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方式提出意见,这完全是因为过去两年特别是过去12个月的局势——我完全同意齐亚德女士的看法——已经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都需要努力理解(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首先作为人)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今后的走向,以便给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每天遭受痛苦的人们至少带来一线希望——至少是有可能实现稳定与长期和平的一线希望。

从我们大家在实地看到的情况来看,根据过去12个月的许多例子,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普里什蒂纳的官员、普里什蒂纳行政当局(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向塞族人、其他非阿族人和国际社会只发出了三个关键信息。我们在这些报告中看到的一切以及当地每天发生的一切都可以用这三个关键信息来加以总结。

第一个信息是,那些在1999年之后或2004年族裔清洗(大屠杀)期间离开的塞族人不应该回来。他们不受欢迎。令人深感不安、不幸和尴尬的是,根据

联合国所有相关报告，与我们这个疯狂世界中所有冲突后领土相比，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仍是回返者人数最少的领土。只有不到2%的流离失所者返回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我再说一遍，不到2%。这并非偶然。

当他们回去时——如果他们试图回去——他们通常会看到他们的私有财产被人非法霸占。然后，他们显然会向当局报告这种霸占行为并寻求帮助，希望得到正义和公平。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帮助，反而发现自己被逮捕并最终入狱。

举几个例子，就在过去几个月里，来自普里什蒂纳附近马蒂卡的Dušan Arsić、来自伊斯托克的Časlav Jolić和Gavrilo Milosavljević以及来自维托米拉奇的MiloradĐoković——所有这些人——都因战争罪而被逮捕，尽管他们过去曾多次进入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但从未被逮捕或受到任何指控，直到他们要求归还自己的私有财产、土地和家园。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这些指控。这是在旨在收回被侵占财产的法律程序开始之后才出现的。这是普里什蒂纳官员向流离失所的塞族人发出的明确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不要回来。你们不受欢迎”。因此，同样令人感到耻辱的事实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仍然是全世界所有冲突后领土中回返者人数最少的世界“冠军”。

以最残酷的方式向塞族人发出的第二个信息是：那些留下来的、仍然生活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领土上并且想要留下来的人应当离开。这一信息体现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系统、彻底地剥夺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的最基本人权，他们的生活由于完全和彻底缺乏法治变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不安全噩梦，何人何时会被逮捕、拘留、殴打、折磨、羞辱、以及在监狱中关押不知多久的决定都是随意作出。他们一直在想，他们的子女、兄弟、父亲和丈夫会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塞族人而被随意枪杀，他们的牧师会不会被驱逐出境，他们的财产会不会被没收，那些向他们开枪的人和殴打他们的人会不会按照惯例总能逍遥法外——就像今天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每天所发生的那样。正如我们在科索沃特派团最近的报告中所看到的那样，在过去几年里，普里什蒂纳每天、每周、每月、每

年都这样做，从而制造了一场危险的安全危机。我们今天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看到的是针对塞族人全面的政治、法律、体制和人身暴力。

从人的角度来说，让每个人都明白普里什蒂纳想要塞族人离开的绝对转折点实际上并不是11岁男孩斯特凡·斯托亚诺维奇和他21岁的表哥米洛什·斯托亚诺维奇在什特尔普采附近的戈托武沙村参加圣诞游行时遭到未遂谋杀。不是，实际上是在圣诞节犯下向儿童开枪的罪行并且是所谓的科索沃安全部队——顺便说一句，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第15段，这是一个非法组织——成员的阿泽姆·库尔塔伊作为自由人被释放的那一天。我要再说一遍，在圣诞节开枪打伤一名11岁儿童的阿泽姆·库尔塔伊今天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是一名自由人。普里什蒂纳的司法机构给予他完全赦免。关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法治，关于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今天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生活状况，任何人只需要知道这一点或许就足以。

因此，请允许我在本次会议上向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当一名阿族人，即所谓的科索沃安全部队成员，开枪严重打伤一名儿童，然后被宣布为自由人时，普里什蒂纳的官员难道不是在号召其他人向塞族人开枪、恐吓他们、伤害或杀死他们吗？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这种行为不会有任何后果。赦免库尔塔伊基本上就是公开邀请其他人重复这种行为。

有趣的是，另一方面，在同一套法律制度下，按照向儿童开枪的罪犯得以获释的这套法治标准，一个人如果是塞族，就像安德里亚·米蒂奇和米哈伊洛·米蒂奇兄弟一样，就会因为不系安全带而被逮捕并在监狱里关押一个月。塞族人不系安全带就会被关一个月。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可悲的事实是，这就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今天的日常生活。

不幸的是，我们还有更多自相矛盾的例子。

斯拉展·特拉伊科维奇和兹拉特科·阿尔西奇都因被控犯有战争罪而遭到指控和逮捕。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两人都曾是所谓科索沃警察的成员，要想受

雇成为科索沃警察，他们必须获得普里什蒂纳的安全许可。因此，他们通过了普里什蒂纳的安全审查，被接纳加入科索沃警察部队。贝尔格莱德和科索沃及梅托希亚的塞族人执行《布鲁塞尔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这使他们得以作为多族裔警察部队的一员服役多年，但他们在离开警察队伍后立刻被逮捕并被指控为战犯。斯拉展·特拉伊科维奇自2013年以来一直是科索沃警察的一员，并通过了所有安全审查。他于12月15日被捕，10个多月后仍被关押至今。兹拉特科·阿尔西奇在科索沃警察部队服役的时间更长，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因在科索沃警察部队服役而被普里什蒂纳授予荣誉勋章，他于3月7日被捕，当然也被收押至今。他仍在监狱中，没有与家人在一起。

因此，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是，在今天的科索沃，只要那里的政客愿意，塞族人就可以被任意逮捕、指控和羁押。这种情况是在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科索沃特派团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安理会成员能够想象如果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在没有驻科部队、科索沃特派团和欧盟驻科法治团存在的情况下由普里什蒂纳来治理，那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吗？

仅自今年年初以来，就有6名塞族人遭到枪击，但没有人被认定负有刑事责任。在过去两年半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434起出于族裔动机袭击塞族人及其财产的事件，与阿尔宾·库尔蒂总理执政前相比增加了50%，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是否有人被追究责任，或者是否对任何枪击者提出了指控。

此类恐怖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自阿尔宾·库尔蒂执政以来，11%的塞族人离开了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我要重复一遍：在过去两年里，11%的塞族人离开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这是由于针对塞族人的有系统和广泛的暴力行动以及蓄意制造令其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有鉴于此，摆在本机构面前的问题是，就此应当采取行动，还是仅仅发表声明？

普里什蒂纳官员向塞族人、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发出的第三个明确信息是：已达成的协议不会得到执行，事实上已经执行的协议或部分协议将被取消、废除或阻止。正如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和至少过去10年来的其它报告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普里什蒂纳没有执行《布鲁塞尔协定》——暨《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的一个字。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五、六年前商定的塞族市镇社团早就应该建立，但仍未建立。建立该社团是一个关键要素，执行任何更多协议有赖于此。但是我想明确指出，它必须是在2013年和2015年所签署文件的基础上商定的塞族市镇社团，而不能只是挂着这个名称的任何组织。制定和通过塞族市镇社团规约的方式以及它的权力已有明确界定，不容诠释。建立塞族市镇社团的总体原则、其法律框架及其详细的职能清单在2015年的协议中做出了明确阐述，尔撒·穆斯塔法以普里什蒂纳官方代表的身份当着时任欧洲联盟（欧盟）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的面签署了该协议。我们都知道，过去两年来，普里什蒂纳多次公开表示，它没有兴趣、也不打算支持建立塞族市镇社团。

令情况更糟糕的是，过去12个月来，普里什蒂纳极力破坏通过《布鲁塞尔协定》取得的一切成果。去年11月3日，阿尔宾·库尔蒂解除了北方区警察局局长的职务，实际上解散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多族裔警察部队，这是对《布鲁塞尔协定》第9条的直接违反。只是在该行为之后，塞族人的代表才离开普里什蒂纳的机构。他们的离开发生在库尔蒂基本上把他们赶出这些机构之后。另一个表明它不承认也不在乎《布鲁塞尔协定》的迹象是，8月4日，在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的安全危机中，普里什蒂纳试图吊销电信公司 Mobile

TeleSystems暨MTS的执照。该措施直接背离《布鲁塞尔协定》和通过该《协定》取得的成果。

然后，6月14日，普里什蒂纳还直接违反《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不是第一次违反。禁止塞尔维亚的货物或者来自塞尔维亚中部的货物在科索沃和梅

托希亚通行直接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原则、《中欧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欧盟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稳定与联系协定》第五章。其直接后果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越来越难以获取粮食和药品。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正在逼近。主要是塞族人聚居地区的保健设施无法采购到诸如氧气等基本的医疗用品。不再能够获取的药品包括用于化学疗法的药物、麻醉药、抗生素、输液剂以及疫苗。极其紧急的病例和手术最多只能获取两周的药量。他们甚至缺少用于婴儿的卡介疫苗。

我们在谈论普里什蒂纳根本无视国际协议——无论是《布鲁塞尔协定》、《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还是《稳定和联系协定》——的同时，让我们审视一下，普里什蒂纳是如何响应国际社会最近的缓解局势请求的。但是，首先，是什么导致实地本已糟糕的局势升级？导致一切开始不可逆转地走向全面破坏稳定的主要事件是4月份在北方四个市镇举行虚假的地方选举。普里什蒂纳非但不理解塞族人离开临时机构显然是为了呼吁普里什蒂纳——在10年多之后最终——充分执行《布鲁塞尔协定》，并且拯救对话进程，它反而决定变本加厉。在塞族人占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人口超过95%的情况下，它决定举行只有0.03%的塞族人参加的地方选举。选举是在减少投票站数量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投票则在由全副武装的民兵把守的特别集装箱中进行。任何人都不会用“自由和公平”这个词来描绘这些选举。

这些事件——因为它们不能被称为选举——发生之后，普里什蒂纳任命的人——他们不能被称为当选市长——在携带长管枪支的科索沃警察特种部队的陪同下，强行进入市镇办公室，这再次直接违反了《布鲁塞尔协定》。如安理会成员所知，也正如我们在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中所读到的那样，此后几天发生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局势严重升级。抗议活动导致50多名赤手空拳的塞族人受伤。受伤的还有驻科索沃部队的成员，这是悲惨和不能接受的。那次，三名塞族人因枪伤而被医院收治，四名塞族人被逮捕。伤情最严重的是Dragiša Gajak，他的后背遭到自动步

枪的连射，脊柱、腹部和手部受伤。对该罪行负有责任的科索沃警察特种部队的成员没有被逮捕，甚至没有被提出指控。

普里什蒂纳不是追究那些向示威者开枪的罪犯，而是继续监禁Dušan Obrenović这样的人。从视频片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Obrenović在和平地抗议暴力，但是该视频证据和随后的其它证据并没能阻止他被捕，并随后遭到野蛮虐待和殴打。他迄今仍被羁押。6月3日，欧盟呼吁局势降级。从那一天起，普里什蒂纳在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采取的升级行为不少于23次。自欧盟要求立即缓解局势以来，总计有24名塞族人被逮捕。其中一人Milun Milenković Lune在被捕和羁押期间遭到野蛮和非人的殴打，医疗记录和报告中有案可查。他被控参加了兹韦钱的公民抗议活动，但是他在抗议当天甚至不在兹韦钱。他也仍在羁押之中。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证实，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被捕者之一在被警察拘留期间遭到虐待和有辱人格的对待。科索沃警察拦截了在兹韦钱附近的Rudine村骑四轮摩托车的两名未成年人、15岁的Kristijan Radosavljević和17岁的Dara Radosavljević，并且野蛮地殴打他们——1名15岁的男孩和1名17岁的女孩。他们的母亲见到自己儿子时，他正跪在地上，双手护头，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站在他身边。

6月23日，所谓的科索沃安全部队在米特罗维察南部和米特罗维察北部郊区进行了数百名成员参加的一次军事行进。当时，欧盟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丰特列斯称，升级在继续，而这发生在欧盟已经呼吁局势降级之后。他说，

“升级在继续……科索沃北部的局势令人震惊：科索沃塞族人遭到法外逮捕，科索沃安全部队在米特罗维察南部行进。”

6月28日，在我们最重要的国家节日“维多夫丹”日，科索沃警察三次拦截了塞尔维亚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的长子达尼洛乘坐的汽车。这是明显的、野蛮的挑衅。6月29日，普里什蒂纳未与国际伙伴协调

或协商，单方面宣布平民保护组织为恐怖组织。此外还有其它举动。

正如安理会成员从特别代表那里听到的那样，普里什蒂纳继续非法征用祖宾波托克和莱波萨维奇塞族人拥有的土地。他们还颁布了一项关于征用的新法律，把非法夺取塞族人的土地合法化。普里什蒂纳坚持在科索沃北部从塞族人手中非法夺取的土地上建立非法基地。欧盟驻普里什蒂纳代表团指出：

“在私人和社会所有的土地上建立四个科索沃警察基地，一些情况下是在启动征用程序之前，引起了对科索沃北部财产权的关切，必须妥善加以决绝。”

最后，就在两天前，兹韦钱附近的Devina Vode修道院院长福蒂耶神父被驱逐到北马其顿，对此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解释。他就这样被驱逐出境了。在同一段短时间内，在欧盟呼吁缓和局势之后，发生了多达74起针对塞族人的出于种族动机的袭击。

9月24日，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危机升级，当时一群来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武装塞族人与来自普里什蒂纳的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在班尼斯卡村及其周围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不幸的，但也是可以预见的。目前正在进行调查，以回答所有问题，并澄清围绕这一事件的所有不确定因素，包括三名塞族死者中的两人是如何丧生的，他们似乎是在投降后被冷血处决的。我要负责任地申明，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的安全部队和机构与这一事件无关，我们准备向国际社会提供今天所掌握的所有信息和证据，以证实这一说法。我还想借此机会对生命损失表示真诚的遗憾，我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再发生。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国际社会明确要求缓和局势，但发生在班尼斯卡的事件是普里什蒂纳决定实施恐惧和恐怖统治的必然结果，他们恰恰寄希望于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民的和平抵抗会变得更加激烈。

总而言之，我们不断并一再对普里什蒂纳拒绝履行在欧盟主持的与贝尔格莱德对话中承担的义务可能产生的危险表示关切。目前的实地局势是普里什蒂

纳一连串的十几次单方面行动的必然后果。流离失所的塞族人无法返回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男性会被逮捕，像Dragica Gašić这样的女人则会受到威胁和恐吓。留下来的塞族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怖和不安全之中。普里什蒂纳从根本上希望他们离开，现在正在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他们中已有11%的人离开。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场无声的种族清洗运动。对塞族人实施有系统的广泛的暴力运动，并且故意为他们制造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从逐步但永久性剥夺他们的基本人权、普里什蒂纳武装部队成员的攻击、对塞族人人身及其财产的攻击以及虚假的指控中都可见一斑。

此前通过对话达成的所有协议都遭到粗暴违反，对谈判、正常化与和解理念本身造成致命打击。这些出于种族动机的镇压行动经过精心策划，为的是激起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塞族人的反应，其唯一目的是在此之后利用这种反应，继续并加强报复和恐怖。

请允许我用最简单的话来强调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目标是什么。

第一，我们希望看到所有过去的协议，即《布鲁塞尔协定》得到执行，并根据2013年和2015年达成的协议建立塞族市镇共同体。

第二，我们希望我国人民和生活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所有人民享有安全。在继续进行对话和我们寻求妥协以确保长期和平与稳定、实现塞族人和阿族人之间的历史性和解和繁荣的同时，我请安理会帮助生活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人民，包括塞族人和非阿族人，在和平中生活，享有基本自由、安全和保障，而且免受不断的恐吓和迫害。

第三，我们主张并坚信国际法治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并将继续呼吁充分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

第四，我们想要和平与稳定。让我们共同采取措施，防止危机完全失控。对话是解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的唯一途径。目前，最合理的办法是，驻科部队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任务授权，暂时

全面负责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亚的安全。我们还呼吁尽快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部举行新的地方选举。我只能说，尽管困难重重，但贝尔格莱德仍将致力于对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布尔纳比奇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发言。

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以英语发言）：就在几天前，我荣幸地在安全理事会的“阿里亚办法”会议上发言，为上一次科索沃战争中的数千名性暴力幸存者表达心声。正是在谈及那些遭受最大痛苦的人的痛苦时，你会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战争给最脆弱者造成的痛苦。但是，科索沃幸存者的故事是他们坚韧不拔精神的故事，是他们将痛苦转化为力量，将痛苦转化为对社会和国家的积极贡献的故事。正如我那天所说的那样，科索沃战争期间的性暴力受害者不仅选择了活下去，还选择了欣欣向荣地成长。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也是科索沃的故事——一个自由、独立、有主权、民主和繁荣的共和国。只要地球绕着太阳转，就会一直如此。

我今天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在安理会发言，这个国家在短短数月的战争中损失了大约13000人，其中数千人因强迫失踪而下落不明、人均儿童死亡人数在前南斯拉夫任何一场战争中都是最高的、几乎每一座房屋都被摧毁、数以千计的人作为政治犯和战俘遭受了酷刑、成千上万名妇女遭到强奸，强奸被当作了战争工具、大约80%的科索沃人被迫离开了家园，而且几乎所有东西都烧成了灰烬。然而，我们再一次选择从废墟中站起来，重建我们的生活，建设这样一个未来——我们的所有人民，无论其背景如何，都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歧视或可能引发暴力的宣传的国家、一个民主、人权和法治原则是我们立足的主要支柱的国家以及一个重视联盟和伙伴关系，把这作为我们成功的基石的国家。

我国也向邻国塞尔维亚伸出过合作之手，我们参与对话，想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我们所有余留的分

歧。尽管塞尔维亚从未请求原谅，从未对米洛舍维奇政权所犯罪行表现出任何悔改的迹象，也从未接受发生在全世界眼前的现实，我们仍决定这样做。相反，它仍然不断否认，并竭尽全力使本区域回到1990年代。我要在此表明，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我要在此申明，科索沃人民致力于向前而不是倒退。我要在此重申，科索沃所有机构都致力于防止这种倒退，因为这种倒退将危及我们和在场许多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共同获得的来之不易的自由，因为主权和自由的科索沃共和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之一，证明了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反对独裁和灭绝种族政权时能够取得的成就。这个面对逆境团结一致的杰出范例在当下和在1990年代同样重要。因此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关于科索沃的又一次普通会议。

9月24日，科索沃人醒来后听到了一名警长在清晨被杀、另一人受伤的消息。当天，科索沃成为了塞尔维亚通过恐怖主义和准军事集团进行侵略的目标。今天，我要花一点时间纪念阿夫里姆·本雅库，他现在是科索沃的英雄，我们在他捍卫我们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时失去了他。像阿夫里姆·本雅库这样的英雄每天都在提醒我们，自由是多么宝贵，我们要为捍卫自由保持多大警惕。愿他安息，他留给人们的回忆提醒我们所有人，必须勇敢对抗威权和邪恶势力，不仅在西巴尔干如此，在世界各地也是如此。

虽然自9月24日以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但同时有许多事情仍然不变。一方面，科索沃对保护我们的主权、促进和推进法治和民主以及增进积极的睦邻关系的承诺仍然坚定不移。另一方面，塞尔维亚破坏区域稳定、占领土地并复制米洛舍维奇和普京的剧本的决心达到了巅峰。塞尔维亚当天所期待的是，它将成功完成对科索沃北部的克里米亚式吞并计划。而科索沃警察部队的坚定决心和专业应对让塞尔维亚大吃一惊。

在袭击期间和袭击后，科索沃各机构一直与我国境内的国际安全存在保持密切协调。科索沃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对抗这种行为并防

止其再次发生。但是，我们今天从塞尔维亚那里听到的是，它继续一再设法轻描淡写地解说对科索沃的这一空前安全威胁和侵略行为的规模。他们想要扭曲已在世人眼前展开的整个真相。他们试图调换侵略者和侵略受害者的位置。但事实无可辩驳，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这些恐怖主义团体和准军事部队得到了资助、训练和武装，并从一个来源——塞尔维亚共和国——获得了政治支持和庇护。

我来谈谈第一个因素。名为“平民保护”和“北方旅”的两个恐怖组织继续得到塞尔维亚国家机构的资助。事实上，它们甚至不加掩饰。它们被指定为在科索沃共和国运作的平行机构——尽管这是非法、犯罪团体——然后每月领取报酬。在9月的恐怖主义行动之前，这些团体参与恐吓和威胁住在科索沃的科索沃塞族人，并攻击北约士兵。我再重复一遍。它们接受塞尔维亚的报酬和资助，正是为了攻击科索沃塞族人。

我现在要谈谈第二个因素，即对这些恐怖组织的培训。调查显示，在塞尔维亚的军事基地，包括在Pasuljanske Livade和Rashka，这些恐怖团体一直在接受军事训练。有录像为证，塞尔维亚国家机构，特别是国防机构，甚至自豪地承认训练这些恐怖组织。

接下来谈谈第三个因素，武装，仅在当天，我们从恐怖分子手中没收武器的数量就相当于可供多达400人使用。其中大多数是军用级别武器，只能通过塞尔维亚国家军事工业制造。其中许多是2022年生产的，有些在袭击前六周才生产。这些武器和装甲车通过非法途径走私而来，有些是通过贴有假北约标志的车辆进入，恐怖分子将它们贴在装甲车上，车上载满了武器和“小绿人”制服。听起来很熟悉，对吧？

最后，第四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塞尔维亚对恐怖分子的政治支持和庇护。该恐怖组织的领导人拉多吉奇公开承认负责实施了这次袭击，他是塞尔维亚总统最亲密的合作者和伙伴之一。他甚至在塞尔维亚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就坐在塞尔维亚总统旁

边，尽管他承认领导了这次袭击，但仍然自由地在塞尔维亚四处走动。除此之外，塞尔维亚宣布为杀害我国一名警察的恐怖分子哀悼一天，这名警察遇害时正在保卫我国不受侵略。我们也不要忽视在9月24日的侵略行动之前，在街上、足球比赛中、采访中和塞尔维亚各地进行的大规模宣传和不断的暗示。“当军队重回科索沃”这一臭名昭著的说法出现在许多涂鸦中，它们遍布塞尔维亚，一路延伸到俄罗斯。

鉴于这一证据，我们必须明确一件事。这不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争吵或指责游戏。9月24日发生的事件不仅是对科索沃的袭击。这是一个破坏整个西巴尔干稳定的计划。这是对民主和自由以及安全理事会帮助建立的和平与稳定的攻击。因此，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国际社会一致作出反应，明确谴责针对科索沃的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被没收武器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不仅对科索沃公民的安全、也对包括北约部队在内的国际人员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美国、联合国、欧洲联盟成员国和其他国家呼吁追究参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每个人的责任，并表示塞尔维亚必须充分合作。国际社会谴责这些准军事和恐怖团体的行为，同时广泛赞扬科索沃警察的反应非常专业，并与北约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充分协调。今天，科索沃警察自豪地成为本区域内外执法领域专业精神和多样性的缩影。这是我们自由共和国二十年来展现的辉煌成功经历的一个例子。这一出色成就证明了我机构对执法事业的坚定承诺，也证明了在这方面支持我们的国际盟友富有远见的伙伴关系。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东方还是西方，警察毫不动摇的使命只是为了在全国各地的街区和社区建立信任、安全和保障。

虽然武契奇旨在掩盖他的真实意图，但他的行为暴露了他的隐秘动机。他想要更多领土。就这么简单。然而，这也更加令人担忧。谁要是不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会在2023年使用1990年代的策略，我要对他们说，理性总是与独裁者毫不沾边的。在邪恶意图、扩张主义欲望和帝国主义野心面前，理性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塞尔维亚将暴力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这是非常不幸的。仅在过去几个月里，塞尔维亚就通过其非法团伙在科索沃境内绑架了三名科索沃警察，袭击了无数记者和93名驻科部队士兵。而且，正如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证实的那样，“塞尔维亚在与科索沃接壤的边境沿线进行了大规模军事部署”。该声明称这是破坏稳定的事态发展，并继续证实“塞尔维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部署了先进的大炮、坦克和机械化步兵部队”。在美国警告塞尔维亚可能面临惩罚性措施之后，塞尔维亚才从边境撤走部分军队。但大量军事力量继续长期驻扎在该地区，塞尔维亚在与科索沃接壤的边境周围有48个前沿行动基地。

要更清楚地了解局势，还需要更好地了解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专制领导人往往善于把自己塑造成和平的促进者，同时在幕后巩固权力。他们的言论和宣传使一些人难以辨别其领导层的真实性质或意图。

塞尔维亚政府无耻地声称，9月24日发生的事件是当地塞族人对所谓“压力和恐怖行为”的正当反应。我要明确指出——当前的事态发展并不是针对科索沃塞族人的压力和恐怖行为的结果，而是清楚地反映了塞尔维亚历来对更多不稳定局势和更多领土的强烈渴望。

我邀请所有安理会成员前来科索沃，这样他们就能亲眼目睹我国取得的进展。我们在建立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一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框架坚定不移地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

我认为，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很难找到这种情况：约占我国总人口3%至4%的科索沃塞族少数群体对《宪法》修正案和任何被认为关系重大的法律拥有否决权，确保他们在涉及教育、宗教、族群权利、地方选举改革、市政、语言和符号的使用以及其他决定的关键立法决定中拥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即使90%以上的议员投赞成票，不经他们同意，任何决定都无法通过。

在地方一级，科索沃关于地方自治的法律规定了最高程度的权力下放，赋予市镇广泛的决策权，通过

加强市镇在许多领域的权限，保障了少数族群的特殊权利。

这一切都证明，科索沃致力于创建一个包容和多样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包括少数族裔在内的我国所有公民的权利都得到保护和维护。我一直在重复并将再次对生活在科索沃的每一个塞族人这样说：

“科索沃是你们的家园，也是我的家园。我希望与你们每一个人合作，使它成为你们蓬勃发展、繁荣昌盛的家园，并为使它成为所有人的更美好家园做出贡献。

现行《宪法》和立法为科索沃塞族族群在国家 and 地方各级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塞族语言在科索沃全境享有官方语言的地位，同时也保证以塞族语言提供教育和其他服务。

认识到文化遗产的深远意义，我国《宪法》保障东正教会在我国受到特别保护，《特别保护区法》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保护，而独立和专业的评估证实，科索沃的东正教会享有充分的安全保障。

然而，据赫尔辛基人权委员会判断，就在我谈论加强和促进科索沃塞族人和科索沃所有少数族裔的权利时，在塞尔维亚，更确切地说是在普雷舍沃谷地，正在发生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族裔清洗的情况。塞尔维亚政府通过使居住住址“被动丧失”，毫无痕迹地，也就是说在不发出任何书面通知或文件的情况下，将阿族人从塞尔维亚的民事登记册上抹去，由此剥夺他们的一切基本权利。这些侵权行为也得到了美国国务院报告和欧洲议会一些最新决议的证实，并且因为塞尔维亚媒体和政客经常使用的仇恨言论和歧视性言辞语言而进一步加剧。

正义是我国一切行动的核心。法治是我国治理的基石。塞尔维亚企图给我国的法治努力贴上“打击科索沃塞族人的行为”的标签，这是可耻的，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虚伪地打族裔间犯罪牌来阻挠我国伸张正义的策略。我们有着坚定的决心，随时准备以超越族裔、宗教或其他任何背景的坚定不

移的承诺来打击犯罪和犯罪组织。罪犯就是罪犯，无论其是何国籍。

我们在不懈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坚决维护并毫不动摇地坚持最高人权标准。我们绝对无法接受任何与此背道而驰的行为。作为总统，每当这些标准得不到维护时，我都会大声疾呼。此外，国际社会以监督身份参与所有这些进程现已成为一种标准做法。

但是，客观而言，谈到被归类为族裔间犯罪案件的实际案件，我非常自豪地指出，自2008年我国独立以来，每年族裔间犯罪案件的总数为63起，多年来我们看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2023年迄今为止，族裔间犯罪案件总数为19起，其中近70%为呼喊、咒骂和涂鸦。但我们致力于把这一数字降为零。

我要明确指出，在科索沃，我们有一项共同事业，这项事业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同心协力保障和加强我们的集体未来。在摸索前进的道路时，我们要继续架设桥梁，共同迈向更光明的明天，一个不仅实现我们的愿望，而且保障我国所有公民和族群福祉的明天。

我确认，我们努力促进每一个族群——这里是指塞族少数群体——的权利，愿意为科索沃塞族人做更多工作，但我们不会给塞尔维亚提供工具，使他们能够破坏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的生活，并企图不断削弱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科索沃曾经是米洛舍维奇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所造成的苦难的象征，但今天它已成为西巴尔干地区内外民主的光辉典范。它的非凡历程得到了国际报告和出版物的认可，展示了我国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

科索沃拥有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繁荣的经济和坚韧不拔的人民，它证明了决心和追求民主理想所具有的变革力量。这是一个充满韧性和希望的故事，证明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民主理想也能被点燃，并能蓬勃发展。

国际报告和出版物始终强调科索沃在民主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我国对人权、法治和善治的承诺赢

得了当之无愧的赞誉，透明国际、世界正义工程、自由之家、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和V-Dem研究所等许多观察机构都称赞科索沃是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榜样。今天，科索沃因其在打击腐败、法治、媒体自由、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以及民主选举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而脱颖而出。显而易见，这些国际组织展示的是真相，而不是我们今天从塞尔维亚那里听到的宣传。

作为西巴尔干地区最年轻的民主国家，科索沃踏上了国家建设征程，以无与伦比的执着精神致力于促进包容性、透明和参与性的民主。科索沃在建立牢固的民主基础方面的成功努力对整个区域都具有启发意义，体现出把追求民主作为中心任务时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面对任何挑战，我国人民的决心都不会动摇。我们深刻理解并珍惜我们民主和独立的价值。我们为我们的国家建设征程感到非常自豪——这条道路要求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勇于牺牲的精神。

塞尔维亚总是声称它有解释国际法的权力。我们都知道它没有这个权力。解释国际法的最终权力在于国际法院。国际法院明确裁定，科索沃宣布独立没有违反任何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我要补充的是，国际法院的意见是塞尔维亚自己要求的。然而，塞尔维亚不仅继续拒不接受这一意见，而且还通过不断的侵略行为违反这一意见。

鉴于我们今天的会议是由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巴西主持，我谨缅怀国际公法和国际人权法最伟大思想家之一、国际法院前法官、巴西已故坎萨多·特林达德法官，并赞扬他留下的财富。他在支持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问题的咨询意见的单独意见中说：

“任何国家都不能援用领土完整来实施暴行……不能以国家主权为由犯下这些暴行，也不能在实施暴行之后求助于领土完整主张而全然不顾受害‘人民’……的感情和不可避免的愤恨。科索沃发生的情况是，受害‘人民’……寻求独立，以反对在公然违反平等和不歧视基本原则过程中实施的长期有系统的恐怖和压迫。基本经

验教训很明确：任何国家都不能利用领土来毁灭民众。此类暴行等于荒谬地颠覆了国家的终极目标，国家的创设和存在都是为了人，而非相反。”

(A/64/881/Add.1, A.A. 坎萨多·特林多德法官的个别意见, 第176段)。

其意见的结尾是这样说的:

“变成压迫和毁灭机器的国家对于受害民众而言已不再是国家。被抛入无法无天的状况之中的受害人在其它地方, 在万民法中, 在万国法中, 以及如今在联合国法中寻求庇护和生存。我敢于鼓励人们期望, 国际法院的本咨询意见完成之时可能正是人类从暴政和系统性压迫下寻求解放的永恒传奇中又一个漫长篇章的终结之处。”

(同上, 第240段)

我们都曾抱有坎萨多·特林多德法官所抱有的那种希望。不幸的是, 只要还有独裁者寻求更多的领土, 而不是关心他们的人民, 我们就继续面临暴政的挑战。

面对这种挑战, 我们绝不应陷入“各打五十大板”的陷阱。我们正目睹一种倾向, 即每当面临复杂问题时, 就有人运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则。这种做法意在显得一碗水端平, 不偏不倚, 对相反的观点给予同等的重视。然而, 它也往往有可能引发损害民主本质的谬误。

我们如果不能明确地将恶魔如实地称为恶魔, 就有可能为在对与错之间、善与恶之间划上道义等号创造空间。这种做法模糊了民主赖以建立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 即正义、人权和法治。在此过程中, 它为专制政权的操纵和欺骗打开了大门, 这种政权会利用我们不肯对其所作所为采取强有力、有原则的立场来钻空子。在世界上我们所处的那个地区,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乌克兰, 我们正在看到这一点。独裁主义者利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造成的灰色地带, 乘机制造混乱, 削弱民主机构。

面对世界独裁者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 民主国家必须坚持其原则和价值观, 因为这是保持其韧性和保护民主自由的唯一途径。面对塞尔维亚通过侵略行为采取的这种混合行动, 我们要求我们的国际伙伴展现战略清晰, 采取坚决行动, 防止塞尔维亚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

我们响亮地呼吁和平与安全, 我们的恳求明确而坚定: 科索沃需要在欧洲-大西洋安全框架内获得实质性安全保障。我们在向前迈进时, 应集中精力制止塞尔维亚支持针对科索沃的恐怖活动, 敦促塞尔维亚配合调查最近的恐怖袭击事件, 并将有关恐怖分子移交给我们。此外, 我们必须加强科索沃与塞尔维亚边界一带的安全, 并对塞尔维亚领导层采取明确措施, 以此作为威慑。

在这个时候发出一个坚定的信息将突出表明, 我们致力于捍卫整个西巴尔干地区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最重要的是, 这将表明, 面对专制主义和霸权主义政权, 民主世界不会袖手旁观。正如拜登总统最近所说的那样, 历史告诉我们, 当恐怖分子不为其恐怖行为付出代价、独裁者不为其侵略行为付出代价时, 他们就会造成更多的混乱、更多的死亡和更多的破坏。他们会持续这样做, 世界其他人遭受的损失和面临的威胁会持续上升。

我们决不能让宣传得逞。我们必须为真理而战。只有一个可以证明的真理: 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侵略行为的受害者; 塞尔维亚正在恐吓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 企图阻止他们融入科索沃机构和社会; 塞尔维亚想要科索沃的领土, 但他们绝不会得到; 科索沃是对话中建设性的一方, 一贯履行绝大多数承诺, 而塞尔维亚未履行承诺的行为如此之多, 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才能看完这个清单; 我们希望以公平和平衡的方式充分、迅速地执行2月27日《布鲁塞尔协议》的全部内容, 但在我们致力于同塞尔维亚进行和谈时, 塞尔维亚却诉诸武力; 我们想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 而塞尔维亚则想否认罪行和有罪不罚; 我们想要和平, 但不幸的是, 塞尔维亚于9月24日表明, 它想要战争。但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民主和自由总是占上风。这是因为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一个热爱自由的国家。不论障碍有多高，不论道路有多艰难，不论牺牲有多痛苦，科索沃人民都绝不会、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自由。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豪里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所作的通报。布尔纳比奇总理和奥斯马尼-萨德里乌总统出席今天的会议证明了本次会议的重要性。

西巴尔干地区与瑞士的密切关系既得益于30多年来同甘共苦，也得益于当今人员联系密切。因此，我们更加致力于维护该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我们支持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未来加入欧洲联盟。

通往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和繁荣的道路分三个阶段：通过处理过去的问题等做法，缓和紧张、政治解决和建立信任。

缓和紧张是当务之急。自我们六个月前举行的上次会议（见S/PV.9312）以来，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关系不确定且紧张的状况继续加剧。5月底，90多名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士兵在抗议期间受伤。9月24日的袭击使暴力的严重性达到新高，它夺走了一名科索沃警察的生命，并再次造成多人受伤。瑞士谴责这些暴力行为，呼吁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恢复平静。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避免使用或促进暴力，也不应采取单方面挑衅行动，例如在边界附近部署部队。为了实施政治解决方案，煽动言论必须让步于建设性行为。相关领导人必须以身作则。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和措辞负责。我们还呼吁所有行为体充分配合对9月24日袭击事件的调查，以便将施害者绳之以法。我们欢迎身为第一响应者的科索沃警察与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和驻科部队开展密切合作，并重申我们支持驻科部队作为一个主要的安全保障方。

瑞士呼吁各方充分参与由欧洲联盟（欧盟）促成的对话，并履行它们在《指导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下的承诺。该协定代表了克服分歧和建立更和平关系的前进方向。为了支持欧盟领导的正常化进程，瑞士提供了一个非正式框架，两国政党的高级别代表可以借此讨论实现正常化的具体步骤。因此，我们欢迎本周末进行的重要讨论，并希望它们带来切实进展。我们还重申，必须在整个进程中保证妇女的参与并纳入性别视角。关键是在各对话方之间和科索沃各族群之间建立信任气氛。朝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处理过去的问题，这必须惠及所有族群，包括最边缘化的群体，如罗姆人。我们欢迎5月关于失踪人员的声明，并积极支持搜寻和确认失踪人员。我们还对各方努力确保遭受冲突中性暴力的人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感到鼓舞，我们继续支持这些努力。

要想实现持久稳定，就必须应对科索沃所有居民的关切。瑞士感谢科索沃特派团完成的工作，并且仍然做好准备，就可能对科索沃特派团进行的战略审查开展建设性讨论。在我们紧密关系的基础上，瑞士继续支持科索沃努力加强法治和尊重人权，同时考虑到所有族群的利益。西巴尔干的未来在于和平、多族裔和繁荣的社会，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这条道路。

耿爽先生（中国）：我欢迎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阁下出席今天的会议并阐述塞方立场，认真听取了齐亚德特别代表的通报和奥斯马尼女士的发言。

中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我们支持有关各方在安理会1244号决议框架内，通过对话协商，就科索沃问题达成彼此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塞尔维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充分尊重。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应该有双重标准。结合刚才的通报，我强调四点：

一、一段时间以来，科索沃北部局势持续动荡，暴力安全事件频发，令人深感担忧。我们反对科索沃当局采取推升紧张、加剧对立的单方面行动，呼吁科索沃当局回到对话协商的正确轨道。北约驻科部队

应切实尊重相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真正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二、科索沃地区各族之间的团结互信一直比较脆弱。缺乏塞族民众代表性的市政机构无助于当地各民族和谐共处，不符合当地人民根本利益和发展需要。我们呼吁科索沃当局采取积极措施，缓解民族紧张关系，切实尊重和保障各族民众的合法权利。

三、今年以来，塞科双方在欧盟协调下多次举行高级别会晤，就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持续开展讨论，我们期待这种接触商谈早日取得成果。中方赞赏欧盟为此付出的斡旋努力。组建塞族城市联盟是《布鲁塞尔协议》的重要内容，科索沃当局应切实履行承诺，以实际行动将此义务落到实处，为双方的对话进程消除障碍。

四、联合国驻科索沃特派团在维护科局势稳定、促进民族和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和安理会应保持对科索沃问题的关注和投入，支持联科团充分履职，支持齐亚德特别代表开展工作。科索沃当局应切实尊重并保障联科团人员和驻地安全，为联科团顺利开展提供便利。

科索沃在20多年前曾发生惨烈的战争，巴尔干地区在100多年前曾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绝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世界已经够乱了，科索沃就不要再添乱了。国际社会应共同维护科索沃的安全稳定、巴尔干地区的和平安全，推动塞科两族加强对话接触、实现和平共处、有关问题早日得到政治解决。中方愿与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与贡献。

佩雷斯·卢塞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欢迎塞尔维亚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女士阁下出席会议，并感谢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的报告。我们还注意到维奥萨·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的发言。

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23/735)并不令人鼓舞，因为过去六个月来，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纷争，发生了许多安全事件，给对话进程产生了不利影响，恶化了实地安全局势。我

们谴责5月和9月发生的暴力事件，其中有平民和北约驻科索沃部队成员受伤。厄瓜多尔呼吁各方在采取行动时尽可能负起责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加剧或激起冲突的行动或言辞。

就在今年4月安理会审议这一问题时（见S/PV.9312），此前取得的促成了《指导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及其执行附件的进展还受到了赞扬。因此，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在9月份欧洲联盟高级代表协调的高级别会议框架内作出了努力，但各方尚未就以何种方式确定执行该协定或缓和该区域北部紧张局势的行动顺序达成共识。正如秘书长强调的那样，为达成可行和可持续的协议，双方必须继续开展开放、透明和包容各方的进程，以照顾到包括妇女、青年和民间社会行为体在内的相关各方的各种需求和期望。

为往事所役者永远无法主宰自己的未来。因此，双方最好致力于欧洲联盟协调的对话，以便寻找解决该地区北部局势的持久办法，这将为执行《协议》及其附件铺平道路。这包括在按照10多年前促成的《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的规定建立塞族人占多数市镇团体/社团的工作中取得进展。我们还呼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落实失踪人员问题宣言。查明他们的下落是一个优先事项，将有助于和解进程和加强建立信任措施。

厄瓜多尔重申支持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解决办法。我们赞赏齐亚德特别代表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人员致力于同国际伙伴一道促进对话和维护该地区的稳定。我们敦促他们继续推动旨在建立信任与合作的举措。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齐亚德特别代表的通报。我谨欢迎奥斯马尼·萨德里乌总统和布尔纳比奇总理出席今天的会议。

我首先要重申美国对维护西巴尔干稳定的承诺。我国政府强烈谴责武装暴徒9月24日在科索沃北部实施的暴力，这导致一名科索沃警官丧生。9月24日的袭击显露出对科索沃公民安全的直接威胁，并危及

北约和欧洲联盟（欧盟）的人员。必须依循法治全面追究袭击者的责任。应酌情引渡或起诉逃往第三国的个人。

美国正与欧盟和北约伙伴密切合作，帮助保持科索沃北部的平静，并阻止任何一方采取升级措施。我们警告双方不要采取不协调或愈演愈烈的行动，并敦促他们立即恢复欧盟协调的对话，准备采取具体的前进步骤。重要的是，各方在履行所有对话承诺方面取得进展。

美国继续支持欧盟协调的对话，认为这是解决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问题的最佳途径。我们仍将密切参与，支持欧洲伙伴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我们也欢迎北约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在科索沃北部的兵员增加，能见度也提高。只要需要，这种存在就应该持续下去。

我们赞扬科索沃警察部队对9月24日袭击作出的应对，也赞扬它在袭击和调查袭击期间，与驻科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进行了密切协调。我们促请科索沃继续推进协调工作。

最近的事件再次表明，联合国虽然可以在科索沃发挥作用，却不需要根据第七章的授权这样做。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没有参与9月24日袭击事件的应对或调查工作。科索沃特派团早已完成其最初的使命，在科索沃的治理或其安全方面不再发挥作用。我们再次要求安理会终止该特派团。

弗雷泽夫人（马耳他）（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齐亚德所作的全面通报，并欢迎奥斯马尼·萨德里乌总统和布尔纳比奇总理参加今天的会议。

马耳他对上个月事件后科索沃北部最近的事态发展深感关切。我们谴责9月24日对科索沃警察的恐怖袭击，呼吁迅速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并追究责任。这种暴力行为只会破坏局势的稳定，逆转双方关系正常化道路上来之不易的进展。

马耳他还对塞尔维亚军队部署在与科索沃交界处感到关切，因为这使局势进一步升级。我们欣见此年以来部队数量减少，并呼吁塞尔维亚在目前的调查中通力合作。展望未来，我们敦促双方集中全部精力缓解紧张局势，避免任何可能破坏过去几个月所做外交努力的单方面行动或分裂言论。对话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关键，合作是确保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在此关头，亟须采取积极步骤，营造有利于和解、睦邻友好关系和进一步对话的气氛。在科索沃北部市镇举行地方选举将至关重要，我们呼吁各方充分和无条件地参与选举进程。仇恨言论、对从政妇女的诽谤以及对新闻记者的人身和言语攻击是不可接受的，也应当受到谴责。

我借此机会重申，马耳他全力支持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加入欧洲联盟（欧盟）的愿望。双方加入的途径是欧盟协调的对话。至关重要的是，双方都要致力于并建设性地参与实现这一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充分注意到科索沃迄今在改革道路上取得的进展，并强调在民间社会各利益攸关方，包括弱势和边缘化社区的充分参与下开展这一进程的重要性。马耳他也肯定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科索沃的安全、稳定、维护和促进人权、两性平等以及增强妇女和青年权能方面的重要作用。

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不仅将促进该地区的和平，而且也将促成西巴尔干的经济和社会繁荣。因此，我们强调双方必须遵守它们今年早些时候就实现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的途径达成的协议，并敦促双方履行各自根据该协议承担的义务。

最后，马耳他重申支持科索沃特派团努力积极和建设性地与科索沃所有社区以及区域和国际行为体接触。我们敦促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优先进行对话而非对抗，并且预计，今后一段时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将取得切实进展。

布罗德赫斯特-埃斯蒂瓦尔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的通报,并欢迎塞尔维亚总理阿娜·布尔纳比奇女士和科索沃总统维约萨·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出席今天的会议。

今天的会议正在令人担忧的背景下举行。科索沃北部的政治和安全局势正在恶化,过去六个月发生了一些事件,其中一些影响到驻科索沃部队成员。9月24日发生的事件只是这种局面的最新例子。法国强烈谴责对科索沃警察部队的不可接受袭击,这一暴行造成一名警察丧生。法国期望充分澄清这次袭击的情况,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我们呼吁各方展示克制,作出必要的努力以平息局势。

紧张加剧与该问题的政治层面密不可分。秘书长在其报告(S/2023/735)中指出,布鲁塞尔-奥赫里德协议执行工作进展甚微,这些协议是经欧洲联盟调解而达成的。我们对此感到遗憾。目前的形势要求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迅速和无条件地重返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以实现关系正常化。选择对话和妥协至关重要。我们期望双方本着负责任和妥协——再说一次,是妥协——的精神,毫无保留地承诺执行已签署的协议规定的所有承诺,包括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城市联盟,以及科索沃北部在平静的气氛中迅速组织新的包容性、由塞族人参加的选举。这些进程是增强两国融入欧洲的前景的关键。法国仍然充分致力于使西巴尔干国家尽快融入欧洲联盟。

我们欢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致力于持久和平,根据其任务规定采取行动,加强法治,促进人权、对话及族群间和解。在这方面,特派团为妇女和青年采取的行动也值得欢迎,这些行动已取得进展。我们祝贺特派团开展工作提高对童婚问题的认识,支持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回返。

法国仍然充分致力于寻求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关系持久正常化。法国将继续努力促进这方面工作迅速取得进展,支持欧洲联盟主持的对话,支持科索沃特派团、驻科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

的努力。这一争端只有通过和平、尊重和对话才能得到解决。

石兼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的通报。

自1999年成立以来,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支持科索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赞扬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齐亚德发挥领导作用,与当地和国际伙伴积极接触,促进基层互信,包括在多族裔活动中。

我们对科索沃北部局势日益紧张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呼吁双方行使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单方面行动。日本强烈谴责一系列暴力行为,特别是9月下旬发生的巴尼斯卡袭击事件。必须展开公正调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需要稳定科索沃北部的安全局势,以避免该地出现新的危机。因此,我们欢迎最近决定给驻科部队增派部队,驻科部队继续为科索沃稳定与安全发挥重要作用。创造环境,使塞族人得以返回加入科索沃警察和科索沃机构,将不无助益。

日本强烈敦促双方再次承诺参与欧洲联盟主持的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对话,这对西巴尔干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我们呼吁双方充分、迅速、真诚地履行各自在对话中达成的协议中承担的义务,实现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关系正常化。

如前所述,科索沃特派团继续作出切实努力,在该区域建立信任。我们也认识到,科索沃的局势与1999年科索沃特派团成立时已大不相同。因此,应该审查科索沃特派团的作用,使其适应目前的局势。

日本随时准备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合作,实现该区域和平、稳定与和解。

巴斯塔基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今天所作的重要通报。我欢迎布尔纳比奇总理和奥斯马尼-萨德里乌总统参加今天的会议。

当安理会最近即4月开会（见S/PV.9312）讨论这一问题时，人们曾希望该地区将更加稳定和繁荣。事实上，在那次会议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指出，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最近达成的协定是十多年来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突破”（S/PV.9312，第16页）。

有关两国未来及其相互关系的对话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使得在欧洲联盟（欧盟）的推动下达成了《奥赫里德协议》和《布鲁塞尔协议》。这些协议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开启新篇章的希望。两国随后发表关于失踪人员问题的联合声明，该声明于5月获得核可。然而，今年科索沃北部的实地局势开始紧张。

继艰难的选举期之后，5月下旬爆发暴力事件，造成数十名驻科部队维和人员以及执法人员和平民受伤。我们谴责所有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世界目睹了9月24日事件的发生，都感到不安和不确定。在此事件中，有一名警察被杀，另有人受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谴责袭击执法人员的行为，并向死伤者家属表示慰问。必须维护法治，追究所有责任人的责任。一个月前发生的事件有可能将该地区拉回其历史上的一个更黑暗时期。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当我们看到各国领导人努力缓和局势时，我们认识到，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消极状态，而且也是协调行动的结果。对话和外交需要勇气。我们赞扬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领导人采取步骤缓和局势。与此同时，必须继续保持势头，执行在欧盟主持的对话中达成的协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重申充分支持这一对话，它仍然是解决未决问题的最佳手段。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最近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它是欧盟主持的对话的一部分。双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重新聚焦建设性对话，避免只会加剧紧张局势的煽动性言论。

未来和平的任何希望都需要建立信任。有鉴于此，我们赞赏并鼓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

派团继续努力，与政府和族群领导人协调，在科索沃各族群之间建立信心和信任。

鉴于这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安全理事会任期内最后一次就此问题发言，请允许我重申，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而言，我国仍然充分致力于支持所有促进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人民和平与繁荣的协调努力。

奥南加夫人（加蓬）（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的翔实通报。我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女士和科索沃总统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参加今天的会议。

自安理会4月会议（见S/PV.9312）以来，科索沃局势几乎没有改善。紧张、冲突，暴力事件不计其数，其中许多涉及科索沃警察人员，引起爆发冲突的担忧。

各族群人民的日常生活仍然经常充满大小冲突，导致增派了一个北约营和一个多国后备营，以控制局势。然而，显然可以看到，如果一再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根源持续存在，缓和局势仍将遥遥无期，而安全则将继续是白日一梦。

数千名科索沃塞族人从地方机构大规模辞职以及抵制2022年12月在北部举行的市政选举，其后果需要通过法律找到持久解决办法，以恢复信任并促进和平共处。在这方面，建立科索沃塞族城市共同体章程至关重要。我们呼吁普里什蒂纳当局执行2013年《布鲁塞尔协定》，这将是实现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决定性步骤。我国感到遗憾的是，双方未能就5月初提交的建立城市共同体章程草案达成一致，恢复对话的各种努力未能取得进展。我们认识到欧洲联盟（欧盟）和其他区域和双边行为体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敦促它们继续努力克服剩余的误解和障碍，达成共识，以便继续谈判。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双方考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九点计划，以期打破政治僵局。

在建立信任的努力和机制方面，我们欢迎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支持下启动巴拉巴中心。我们也欢迎特派团在司法、人权、艺术、经济

一体化和生态等领域为青年、妇女和少数族裔社区开展广泛和多方面的工作。这一加强非多数族群、妇女和青年权利的承诺，特别是通过一方面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另一方面执行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是对为所有族群建立持久和平与和平共处的重要贡献。在科索沃问题上，我们知道，实现这种和平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各族群之间实现和平。为此，双方必须打击仇恨言论、污名化、边缘化和各种暴力行为，避免采取单方面行动或屈服于破坏政治努力的既成事实。同样，针对宗教象征的暴力和袭击必须停止，必须为科索沃境内流离失所或在国外避难的非多数族群的数千人提供返回的解决办法。我们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并注意最近记录的自愿返回情况。

贝尔格莱德赞同关于失踪人员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双方必须确保其有效执行，同时尊重每个社区的尊严和信仰。我们还注意到，正在继续调查与科索沃战争有关的战争罪案件，这是努力确保真相、正义、赔偿和不重犯以及建立和平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我们认为，建立和平在本质上取决于良好的司法。在寻求解决办法时，必须以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第1244（1999）号决议为基准，并确保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特别是各国的领土完整。

在政治方面，我们需要找到办法，克服目前的僵局，缓解近几个月来由于暴力，特别是警察暴力而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我们注意到，科索沃当局表示愿意尽早在北部组织市政选举。我国鼓励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继续进行真诚对话。我们注意到2月27日关于正常化路径的协议。

最后，我国鼓励双方保持对话，以便通过谈判找到政治解决办法。欧盟、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双边伙伴，在北约五国领导下，也必须保持最高级别的接触，以缓解紧张局势，并取得双方都满意的进展。

奥蓬-恩蒂里女士（加纳）（以英语发言）：我谨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女士参

加今天的会议。我们感谢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活动的最新报告（S/2023/735），我们还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科索沃特派团团长卡罗琳·齐亚德女士的重要通报和对联合国在科索沃地区工作的持续领导。我国代表团也注意到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的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重申，加纳继续支持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鉴于该地区持续存在的政治状况，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方面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还欢迎科索沃特派团领导的关于建立信任、社会凝聚力和加强社区间接触的举措。我们注意到并敦促进一步支持科索沃特派团与妇女和青年的接触，以加强他们在建设和平和支持社区一级的建立信任措施方面的作用。决定融合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并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正常化进程，可以增加该地区恢复和平、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机会。然而，我们关切地注意到侵犯科索沃特派团办公室的行为，并重申特派团的房地和资产不可侵犯。我们敦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特派团的行动不受阻碍。

在政治方面，我们关切地注意到，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阻碍了2月27日正常化协定及其3月18日执行附件的进一步执行。我们仍然认为，该协定为实现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地区关系的全面正常化提供了新的机会，这对巴尔干地区的长期和平、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我们欢迎为该协定设立一个联合监测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步骤，因此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努力使该协定投入运作，并推动双方关系正常化。在这方面，我们赞赏欧洲联盟的持续支持，并敦促继续努力解决阻碍进展、涉及排序方式的关切问题。

我国代表团坚信，对话和外交为解决科索沃地区与塞尔维亚之间的长期争端提供了最佳机会，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区域行为体在支持缓和局势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敦促所有当局不要采取单方面行动和发表煽动性言论，因为这些行动和言论在某些情况下已导致暴力冲突，造成不必要的平民伤亡。双方必须继续致力于真诚对话，以期达成相互商定的途径，实现正常化与和平共处的目标。

我们继续对科索沃北部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感到关切。秘书长报告的紧张局势和暴力升级是社会严重分裂的象征。因此，我们呼吁加强建立信心和信任的努力，以帮助缓解阻碍理智和相互合作的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我国代表团还一贯主张确保失踪人员问题不被政治化，我们欢迎双方达成谅解，将该问题作为人道主义关切来处理。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加速努力，查明25年后仍然下落不明的1600名失踪人员的真相，这种做法至关重要。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联合国努力支持全面和持久解决这一长达数十年的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还重申，科索沃地区所有的和平努力都必须以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价值观为基础。我们再次重申，各方必须在正常化进程中拿出前所未有的承诺和诚意。为了人民和巴尔干地区的大局，当然需要作出更大努力，充分、有效地执行在欧洲联盟推动下在奥赫里德和布鲁塞尔达成的协议以及先前作出的承诺。

阿丰索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莫桑比克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就科索沃局势作重要通报和介绍最新情况。

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女士来到本会议厅。

莫桑比克欢迎并鼓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外交努力，特别是通过与伙伴积极合作以维持和平，支持包括促进科索沃和该区域安全、稳定、尊重人权的若干倡议。我们注意到，尽管面临诸多挑战，科索沃特派团继续在欧洲联盟协调下，与科索沃、塞尔维亚以及区域和国际行为体进行建设性接触。我们赞扬旨在实现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关系正常化以及为实现区域和平与稳定创造有利环境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强烈敦促国家、区域和国际伙伴尽最大努力维护多年来在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实现科索沃和平与和解方面取得的进展。

尽管在实地作出了巨大努力——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其通报中对这些努力予以了恰当详述——但我们仍

然关切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当局相互间不和、关系紧张，导致安全局势恶化，出现涉及平民、记者和科索沃部队成员的暴力、挑衅、逮捕和抗议行为。该区域的安全事件有可能危及《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布鲁塞尔协定》的执行，并威胁到我们希望能够普照该区域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加剧了这一局势，双方都指责对方不遵守协议。我们强烈重申，我们呼吁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双方都为真正的对话打下必要基础，以促进族群间和解，避免出现煽动暴力和矛盾的行为，从而建立互信。

我们呼吁双方和所有相关行为体继续参与促进科索沃建设性对话。这是在欧洲联盟推动下成功执行《布鲁塞尔协定》的关键。必须继续支持正在进行的加强双方对话的努力。我们敦促避免任何军事事件或对抗。如有发生，必须以公正和透明的方式进行调查，并对责任人予以追责。这将促进一个更好和可信的政治进程。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如妇女、青年和民间社会都参与其中，对于促进和平极其重要，不仅在科索沃，而且在该区域。莫桑比克重申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区域行为体为寻求科索沃和该区域和平与稳定所作的一切努力。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就该省局势所作的通报以及她发表的见解。我们欢迎塞尔维亚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与会。我们听取了维约萨·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的观点。我们特别感到好笑的是，她执意——但和以前一样蹩脚——企图把俄罗斯扯进科索沃当前事件。她试图将科索沃描绘成独裁政权四面笼罩下的一座灯塔和民主典范，真够讽刺的。

自安全理事会上次召开关于科索沃问题的会议（见S/PV.9312）以来的六个月中，该省局势严重恶化。原因依旧：所谓的普里什蒂纳当局企图完全控制省内塞族居住的北部地区。4月，普里什蒂纳通过举行遭塞族人抵制的演戏式选举，在四个非阿族城市设立了代理人。投票率只有区区3.47%，这还是这些城市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作出的贡献，尽管如此，

美国和欧洲联盟（欧盟）竟承认选举有效。直接后果是，新的所谓市长在科索沃特种部队支持下控制行政大楼，导致5月底暴力事件激增。我们特别关切的是，那一次，北约领导的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与科索沃阿族安全部队协同行动。驻科部队人员试图驱散5月29日在兹韦钱市政大楼外进行和平抗议的科索沃塞族人。科索沃阿族人利用这一局势，用自动步枪向平民开火。双方都有几十人受伤，没有人受致命伤纯属侥幸。

西方口头上谴责阿尔宾·库尔蒂“越界”，也批准了某些纪律措施。然而，不过是作作表面文章。科索沃北部的现实变得非常严峻。几乎每天都有恐吓、逮捕塞族人和袭击人民及其财产的行为发生。自极端民族主义的自决运动党于2021年执政以来，至少发生了420起——现在就更多了——针对塞族人的出于族裔动机的袭击事件。野蛮烧毁属于该省返乡难民的房屋的情况尤为令人震惊。最近几个月，至少发生了两起这样的事件。维索基—德查尼修道院争端仍未解决，该修道院被无端剥夺对其周围财产的所有权。任意征用该省北部塞族人所拥有的土地来建立科索沃警察据点的情况也在继续。目前，科索沃北部处于事实上的封锁之下。禁止从塞尔维亚中部进口货物正在导致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儿童、包括新生儿没有足够的疫苗，肿瘤患者和其他患者没有足够的药物。正如塞尔维亚总理提到的那样，科索沃米特罗维察医院的氧气供应正在减少。

所有这一切给普里什蒂纳的形象投下了阴影。人们在普遍谈论9月24日在该省北部Banjska发生的事件，目的是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将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贝尔格莱德。在这一事件中，有三名当地塞族人和一名科索沃阿族“警察”死亡。我们对发生的情况有很多疑问。首先，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国际存在会止步不前。此前，发生类似情况时，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巡逻队和驻科索沃部队曾立即前往局势紧张地区，将交战双方分离开来，并启动谈判进程。这一次，局势完全交给科索沃阿族人处理，导致了这一悲惨的结果。还值得注意的是，在事件发生当天，

西方决定不等待调查的初步结果，就立即将事件定性为令人发指和邪恶的恐怖主义行为。科索沃阿族人散布谣言，说他们的“警察”据称是被贝尔格莱德支持的塞族人枪杀的。后来，他们被迫承认这些死亡是爆炸装置引爆造成的。而且，停止抵抗的塞族人不是在交火中丧生的；他们是被近距离射杀的。

实质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有人试图诽谤贝尔格莱德。这种企图十分危险，因为普里什蒂纳正随心所欲，加强镇压该省的塞族人口。我们相信，如果不停止这种蛮横做法，将产生极其可怕的后果，可能意味着武装冲突会卷土重来。有些迹象表明，已经存在公开对抗的趋势，例如将普里什蒂纳“安全部队”非法改组为准军队，向其提供现代武器和军事装备，科索沃阿族人员在邦德斯蒂尔营地的美国军事基地接受训练，该基地最初的用途与此相反，是为了维持和平。采取这些步骤公然违反了第1244（1999）号决议，但西方武器捐赠者不愿考虑这一点。

在这一背景下，普里什蒂纳宣布，警察和科索沃解放军是连贯的整体，这也揭示了其用心，因为该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包括哈希姆·萨奇，在海牙特别法庭审理的案件中被控犯有严重的战争罪。我们相信，该机构不会重蹈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覆辙，所有被判有罪的人都将受到适当惩罚。在这方面，普里什蒂纳拒绝向科索沃解放军战斗人员所犯罪行的受害者支付赔偿金，这与海牙法院的裁决背道而驰，这很能说明问题。西方的迎合只会助长准总理阿尔宾·库尔蒂的“大阿尔巴尼亚”野心，这种野心远远超出了该省的边界。他试图破坏塞尔维亚中部穆斯林聚居区的稳定，并在北马其顿鼓动离心主义情绪。流通中的大阿尔巴尼亚地图也影响到黑山和希腊的领土完整。

主席先生，我们提请你注意，西方国家这样做，正在践踏解决办法的国际法律基础。华盛顿和欧盟的调解人笨拙地提出了片面的计划，侵害了塞族人顺利作出妥协的权利。他们大肆吹嘘的关于实现正常化道路的协议蔑视塞尔维亚的固有利益，并呼吁塞尔维亚承认科索沃的主权。除此之外，他们提出这一

协议, 似乎第1244 (1999) 号决议和布鲁塞尔协定并不存在, 正常化进程只是从今年2月和3月的口头协议开始的。

与此同时, 该省向欧洲委员会提出的申请正在推进中。科索沃人还得到承诺, 从2024年1月1日起, 欧盟免除签证的计划将生效。显然, 阿尔宾·库尔蒂因为得到支持者的绝对纵容, 肆无忌惮地破坏在科索沃建立塞族市镇社区的无条件义务。在普里什蒂纳, 他们说塞族市政共同体据称已经死亡。然而, 与此同时, 他们呼吁由华盛顿牵头起草该共同体的章程, 而华盛顿坚决反对给予科索沃塞族任何行政权力。有鉴于此, 我们要强调, 在按照原本的形式建立塞族市镇共同体之前, 不可能讨论该省塞族人口的安全问题, 也不可能就所有这些问题达成持久、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旨在缓解局势的初步措施应侧重于所谓的科索沃阿族特种部队撤出该省北部及其基地和哨所的拆除问题。同样重要的是, 科索沃部队必须恢复执行第1244 (1999) 号决议明确规定的任务。除了这份基本文件为科索沃问题找到稳定和公平解决办法所规定的国际法律参数, 别无其他选择。它应该是贝尔格莱德可以接受的, 也应该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批准。

现在仍然非常需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开展工作, 我们应该保留其工作人员和财政能力。我们提请注意, 参与2019年5月28日拘留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Mikhail Krasnoshchenkov——当时他遭受重伤——的科索沃阿族人尚未被绳之以法。2021年12月31日, 另一名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安东诺夫先生被该省“当局”非法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如果不作出适当反应, 在世界其他地方, 就会有人对任何联合国人员采取这种做法, 只是时间问题。企图将科索沃问题从安全理事会议程中删除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记得有些同事试图说服安理会, 科索沃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 那里的局势不是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安理会的专题会议应该每年只举行一次, 而不是两次。我们很清楚该省9月份的事件是如何逐步发生的。鉴于目前的

情况, 关于科索沃局势的定期讨论应继续列入安理会的议程。

霍查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 我欢迎科索沃共和国总统维约萨·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和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安娜·布尔纳比奇女士参加本次会议。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齐亚德的详细通报。

我要从一些好消息开始讲起, 尽管过去几个月中, 情况并不明朗。明年1月, 科索沃人民将和欧洲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 在申根地区享有通行自由, 这是一个拖延已久的进程。事实证明, 免除签证和提高人员流动性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巨大的变革力量。这是与欧洲联盟(欧盟)的自由及其核心价值观和解的一部分, 科索沃作为一个正常运作和不断加强的民主国家, 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一点。

当我们谈到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仍然悬而未决的关系时, 我们在这里听到一些发言者的不同意见, 有些事情, 必须把它们放在正确的背景下来看待。在不太久远的过去, 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同属一个不复存在的混合体。前南斯拉夫的解体是残酷和残暴的。1999年那次解体的科索沃篇章, 与艰难的离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目睹了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分离中最糟糕的情况, 期间发生了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乱葬坑至今仍在揭示有无数平民死亡, 大规模酷刑和到处发生的强奸行为永远不会被忘记。当时需要国际社会干预, 以制止暴行, 为整个地区翻开新的一页。毋庸赘言, 这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 难以愈合的创伤, 伤痕仍然存在, 包括多达1600人仍然下落不明。不可否认的是, 在过去二十年中, 该地区在克服恶魔般的历史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听取塞尔维亚总理对科索沃局势的分析时, 我至少由衷地感到惊讶。我核对了会议的议题, 以确保这不会阴差阳错, 是一次讨论叙利亚问题的会议。正如布尔纳比总理所说, 秘书长的报告(S/2023/735)没有提到她说的三个要点中的任何一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报告没有提到任何一点, 欧洲联盟驻科索

沃法治特派团的报告也没有提到任何一点，他们都在科索沃，在那里开展工作。当然，和我们所有国家任何地方一样，都可能会有问题。例如，有人不系安全带，有人看到红灯时右转等等。但是，坦率地说，没有人可以否认现在有法律，是现代法律，还有机构，是民主机构，今天在科索沃，有着对任何人都平等适用的正当程序。

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过去及其苦难。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向前看，正如奥斯马尼-萨德里乌总统所说的那样，化痛苦为力量。这将继续是阿尔巴尼亚致力于实现的——而不是我们从俄罗斯同事那里听到的像大阿尔巴尼亚或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幻想。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觊觎别人的领土。

事实是，四分之一世纪后，西巴尔干不再是巴尔干；巴尔干化已经被欧洲化所取代，因为本地区已经重新与其核心身份——欧洲——联系在一起。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我深信，尽管有痛苦的过去，但本地区已经到了一个转变的时刻，在我们所在的欧洲地区，如同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只谈论进步、合作、妥协、行动自由和开放空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边界的连通性——谈论共同的命运，其积极的前景远远多于令人担忧的方面。

在我们漫长而多灾多难的历史上，第一次单独和集体地有了通往共同未来的明确道路，上周在地拉那举行的柏林进程框架内的第十次欧盟-西巴尔干峰会——这是该峰会第一次在欧盟之外举办——再次以非常令人信服和坚定的方式确认了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抓住这条道路，不要让它溜走，也不要浪费它，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过去的恶魔或现在任何不可理喻的恶魔都可能会企图破坏它。

也请允许我简单谈谈我的担忧。有人提到，9月24日，科索沃经历了人们曾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秘书长特别代表称之为安全事件。欧洲议会在一项决议中将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一支在塞尔维亚精心准备和训练的军事突击队，准备煽动巴尔干历史上最严重

的冲突，袭击了科索沃及其机构，杀害了一名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由于科索沃警察迅速和专业的干预，损失得到了控制，恐怖暴徒很快被击退。我们了解得越多，就越难不在这些事件和其他地方似曾相识的事件之间看到一种模式，还记得全副武装的人帮助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的虚构故事吗？

该企图悲惨地失败了——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其意图仍然令人恐惧——这是令人深感忧虑的一面。我们听说，在这次事件中并不存在交战双方。但一边是恐怖主义暴徒，另一边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独立国家的警察。这一点必须明确。因此，必须迅速和令人信服地回答有关他们的计划、准备、训练、支持和资助的关键问题，因为迄今为止，包括今天，所提供的解释都缺乏可信度，尤其是在本应立即受到谴责的罪犯却迅速获得表彰的情况下。

美化罪犯、否认灭绝种族和试图重温历史都是错误和不可接受的。这些行为破坏正义、伦理和道德原则，对有关国家的社会产生有害影响，因为它们与和解努力背道而驰。

因此，正如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呼吁的那样，也正如欧洲议会最近一项决议所要求的那样，必须进行全面和彻底的调查，以便适当和明确地确定真相和责任，追究责任人的责任，使任何人都不会再想滑向这条危险的道路。

这是我们在安理会任期内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明年将是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永远分道扬镳的第25年。它们永远不会再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它们将永远是邻居，我们希望并正在努力确保它们成为好邻居。

和解始终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过程。它必须依靠善意和远见，但也要依靠问责和正义。它可能是脆弱的，特别是人们知道极端分子可能会利用民粹主义叙事试图破坏它。

去年2月，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同意通过由欧盟斡旋、在奥赫里德和布鲁塞尔达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虽然执行进展缓慢，但我们欢迎

设立一个联合监测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当充分发挥作用。我们也欢迎关于失踪人员的声明，这是结束有关人员痛苦的重要进程。

该协议必须得到迅速和全面的执行。那些阻碍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对话进程的人必须遭到抵制。那些自认为可以通过操纵、威胁和战争游戏来解决问题的人必须受到制裁。那些想要赌上和劫持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作为和平与合作邻国的未来的人，必须被追究责任，因为这种行为会影响到整个地区。

当务之急是向前看、向前规划、向前迈进。正如我们今天从奥斯马尼-萨德里乌总统那里听到的那样，科索沃充分致力于执行协议，按照其加入欧洲-大西洋体系的愿望，作出更大努力。我们期望塞尔维亚为了自己、为了本地区、为了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和希望的将来，真诚地采取同样的行动。

请允许我引用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他说“变化是生命的法则。那些只关注过去的人肯定会错过未来”。

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不向前迈进，下一代就会付出代价。因此，由欧盟协调的对话是一个宝贵的机会，不会损害任何人，而会造福于所有人：科索沃、塞尔维亚和整个地区。

卡里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齐亚德特别代表的通报。我欢迎科索沃总统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阁下和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女士阁下参加我们的会议。

联合王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科索沃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欢迎科索沃政府在法治、过渡时期司法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等重要问题上继续取得进展。

我们完全支持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都认可的关于失踪人员的声明。这是一个优先问题，不应被政治化。我们也赞同特派团呼吁科索沃政府执行科索沃宪法法院2016年关于维索基·迪卡尼修道院财产的

裁决。这将向少数民族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并表明科索沃致力于一个包容各方、多族裔的未来。

我们也仍然对科索沃北部迫在眉睫的安全挑战深感关切。我们强烈谴责5月份对国际人员的袭击，以及9月24日对科索沃警察的袭击。将责任人绳之以法至关重要。我们呼吁塞尔维亚充分配合正在进行的调查，并采取解决跨境有组织犯罪和武器走私问题。

科索沃必须能够与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和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密切协调，在其全境实施法治。我们自豪地应北约的请求，向科索沃部署了大约600名联合王国士兵，以帮助驻科部队履行维护科索沃安全环境的任务。

在这个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刻，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仍然至关重要。我们敦促双方参与欧洲联盟推动的对话，以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结束不稳定的循环，保护过去十年来来之不易的成果。

我们呼吁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履行承诺，避免可能削弱全面正常化协议前景的单方面行动或言论，我们敦促双方进行建设性接触，包括尽快建立塞族人占多数市镇协会。

最后，我们承认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自第1244（1999）号决议通过以来取得的重大进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实地情况与1999年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认为，现在是更新科索沃特派团的作用和责任的时候了。这将使安理会能够重新审视该特派团如何能够适应科索沃的现状。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联合王国感谢特别代表和特派团所做的所有工作，也感谢他们以专业的方式履行其职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将以巴西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齐亚德女士所作的通报。我也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参加会议，并感谢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与会。

我们极为关切地关注着该区域最近几周的事件。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导致暴力。我们对9月24日在Banjska修道院附近有四人丧生感到遗憾，并希望追究那些参与者对其所采取行动的责任。巴西向事件中受害者和受伤者的家人表示声援。

我们认为，实地的目前局势对区域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危及欧洲联盟所调解对话进程中的重要成果。我们敦促各方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避免进一步冲突，并在各自群体内施加影响力，敦促克制。我们大力鼓励其领导人用自己的言行来表明他们维护和平的意愿。

重建双方之间的信任必然涉及解决科索沃北部的代表权危机。在抵制地方机构和4月份市政选举的背后，也有一些合理的关切，值得以尊重的方式予以考虑和理解。必须举行新的市政选举，以恢复地方机构和代表的合法性。

巴西再次呼吁根据《布鲁塞尔协定》，在没有先决条件或进一步拖延的情况下，迅速建立科索沃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我们鼓励各方遵守承诺，尊重具有历史、文化和宗教意义的场所，并维护行动自由。

最后，我们赞扬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预防冲突以及打击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方面发挥作用。巴西认为，该特派团仍然是维护实地稳定以及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解决办法的重要工具。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塞尔维亚总理要求作进一步发言。我现在让她发言三分钟。

布尔纳比奇女士（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指出，要回应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以及阿尔巴尼亚大使所说的话，我可能得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我要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言行之间的区别。

我们从奥斯曼尼-萨德里乌女士那里听到，科索沃发挥建设性作用，致力于对话。然而，我们没有听到的是，为什么科索沃10多年来没有执行《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也没有建立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共同体。10多年已经过去——这就是他们实际上具有的建设性和承诺？贝尔格莱德已经做了《布鲁塞尔协定》所宣布的一切。普里什蒂纳连一个字都没有执行。这就是他们具有的建设性和承诺？

第二，我们都听说塞族人享有否决权。他们确实有否决权——名义上的否决权。当所谓的科索沃议会决定成立科索沃安全部队时，塞族人本应投票——但他们并没有投票。科索沃安全部队本不应成立，因为塞族人没有投票。然而，科索沃安全部队还是成立了。这就是塞族人否决权的实际运作方式。

我们听说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享有高度安全，但我要明确指出：我们听到它们被称为东正教会，而不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会。这就是它们受到尊重和重视的程度。所谓科索沃共和国的所谓总统甚至不会说塞尔维亚语。她说的是东正教会，而不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然而，它们实际上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她甚至不能这样说。

让我也澄清一下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保护有多好、以及它们理应享有的高度安全。

首先，谷歌一下维索基·迪卡尼修道院。不用相信我——谷歌一下维索基·迪卡尼。它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以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最重要的修道院之一。搜索出来的第一组结果包括维索基·迪卡尼修道院列入2021年欧洲七大濒危遗址清单。这就是塞尔维亚东正教场所享有的安全以及受保护的程度。这来自我们的欧洲，而不是安娜·布尔纳比奇或塞尔维亚。

关于维索基·迪卡尼修道院的土地所有权，2016年5月，科索沃宪法法院确认维索基·迪卡尼修道院对几公顷土地的所有权。尽管作出了这项法律裁决，但七年后，法院的裁决仍未得到执行。维索基·迪卡尼修道院是世界上20多年来一直受到军事部队——

全副武装的北约驻科索沃部队人员——保护的唯一宗教场所。这就是他们享有的安全程度。

我们随后听到，塞尔维亚事实上在恐吓塞族人，而普里什蒂纳在保护他们。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仅今年5月以来，就有11%的塞族人——即2000个塞族人家庭——离开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他们去了哪里？塞尔维亚中部，而据说当地正在恐吓他们。他们从哪里离开、他们从谁那里逃离？它们逃离那些理应保护他们的人。想象一下，塞尔维亚正在恐吓塞族人。坦率地说，这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情况。

然后我们又听到科索沃是民主和法治的光辉典范。然而，我们没有听到的是，正是这个科索沃如何成为所有冲突后领土当中回返者人数最少的世界冠军。它自称是一个奇妙的、光辉的典范。但是有了法律、安全与否决权等等，为什么人们不回去呢？因为当他们返回的时候，他们会被逮捕。他们在监狱呆多久？没人知道。平均而言，21个月——大约两年。这种情况发生在叙利亚吗？老实说，我不知道。我正在解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目前发生的情况。

如果我没有听错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话，原来情况是11岁的斯特凡·斯托扬诺维奇开枪自杀，而Azem Kurtaj可能帮助了他。他带前者去医院了吗？没有——事实上，自由人Azem Kurtaj在塞尔维亚东正教圣诞节晚上射杀了一名11岁的男孩。这就是塞族人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生活方式。

而后，我们听到塞尔维亚想要科索沃的领土，而塞尔维亚自认是唯一能够解释国际法的人。好的，让我说一下，当我们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里就座时，联合国承认整个塞尔维亚共和国，而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省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就座的地方——联合国的所在地。科索沃不是联合国成员，世界上80%的人口不承认科索沃和梅托希亚。

最后——我将以此结束发言——我们听到性暴力受害者的情况。作为一名女性，我可以这样说，我认为性暴力和强奸是最严重的危害人类罪。是的，我们知道，不幸和遗憾的是，阿尔巴尼亚妇女遭到强奸。塞尔维

亚妇女也遭到强奸。罗姆妇女也遭到强奸。老实说，我无法相信，即使是性暴力的受害者，也只是从种族的角度来看待她们，而且只是用于政治宣传。

主席(以英语发言)：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要求发言。我给她三分钟发言时间。

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所有不仅通过发言，而且通过在实地与我们合作为整个西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国家。对于那些表示关切的国家，我要说，我们希望与它们合作，使情况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科索沃人认为，民主从来都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项目。

实际上，只要听一听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发言，就足以了解在座的哪一方在说真话，哪一方在通过宣传机器散布谎言。俄罗斯再次利用宣传反对科索沃人民和那些为科索沃自由而战的人，即科索沃解放军。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不惧怕正义。这就是我们自己设立专门分庭的原因，因为我们不允许在犯下灭绝种族罪的人和保护我国人民免遭灭绝种族罪的人之间建立道德上的对等。同过去一样，我们完全相信正义将再次获胜。

我国人民是人类历史上一些最可怕罪行的受害者。正是我们不得不经历的痛苦和磨难让我们如此坚定地致力于绝不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其他任何人身上，无论他们的种族、宗教或其他背景如何。正是灭绝种族战争受害者的身份让我们成为和平、稳定、人权、法治和自由的最坚定捍卫者，同时也是反对宣传的真理捍卫者。

今天，安理会听到俄罗斯代表和布尔纳比奇女士谈论所谓的库尔蒂恐怖。库尔蒂是科索沃共和国总理，但他也曾是一名战俘，在监狱里几乎被折磨致死，而塞尔维亚总统在这些年里是米洛舍维奇的宣传部长。似乎这还不够，他们公开表示——甚至在今天，正如塞尔维亚总统昨晚所做的那样——他们希望自己从未将库尔蒂活着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科索沃总理再次选择了对话。在那张由欧洲联盟谈判人员领导的

谈判桌上,一边是科索沃总理——一名曾几乎被折磨致死的战俘,而另一边是折磨他的政权的宣传部长。

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将对话作为解决我们之间任何分歧的唯一手段,因为科索沃是一个充满曼德拉、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国家,也充满为未来、为和平与和解而奋斗的人民。我们的议会、我们的政府、我们共和国的每一个机构和每一个家庭都充满了可怕罪行的幸存者,但他们都致力于和平并为和平而努

力。这就是我们:一个由茁壮成长的幸存者组成的国家,一个因看过和平的反面而致力于和平的国家,一个因经历过民主的反面而致力于民主的国家,一个愿意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付出任何代价的国家。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奥斯马尼-萨德里乌女士的发言。主席认为各位发言者已经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下午5时55分散会。